

# 在萧红故居

○ 杨莹

离开哈尔滨那天早上，多日来睡眠不足，本可多睡一会儿，但我觉得还有大半日的空闲，不舍得放弃，便一大早就叫了出租车，往萧红故居去了，那是我很久以前就想去却一直未能去的地方。司机是个中年汉子，听说我要去那里，倒也不觉得奇怪，只说那地方去的人不多。路不算近，车费着实不便宜，可我想着，此生再到东北，不知是哪一年的事了，便也觉得值得。

车子穿过呼兰县城，停在一处普通的院落前，古式门楼的门楣上写着“萧红故居”四个字。看门的也是一位壮实的中年汉子，还没到开门时间，我告诉他我是远道而来，参观完还要赶飞机，希望能早点进去多感受一会儿。善良的他给我放了行，于是我走进了这个看似普通的院子，里面静静的。晨光照在那些翻修过的看似普通的房屋上，反倒显得有些不真实。

我在院前院外慢慢地走。堂屋、卧室，每一处都看得很仔细。那些陈列的旧物——桌子、针线盒、煤油灯、梳妆台——都沉默着，像是守着一个不愿说出口的秘密。我站在她出生的那间屋子里，想象着那个叫张乃莹的女孩，怎样在这个院落里长大，怎样在窗下看院子里的树一点点绿起来，又怎样在一个清晨，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

想起读中文系时，第一次读到《生死场》。那时候年轻，其实并不真懂什么是“生死”，只是被她文字里的那种力量震住了。那些在东北土地上挣扎着活、挣扎着死的人们，被她写得那样赤裸、那样痛。后来读《呼兰河传》，又不一样了，那些文字像是从记忆深处缓缓流出来的，清澈见底，却又深不可测。还有《商市街》里的饥饿与寒冷，她写起来，并不嘶嘶力竭，只是平平静静地，说两个人饿得睡不着，听着街上的电车来来去去。这种平静，比号啕大哭更让人心酸。

我和丁玲，都有那个时代里难得的勇气。丁玲的勇气是向外的，是剑，是火，是要改造这世界的；她的勇气却是向内的，是把自己剖开，把那些痛、那些无助，都坦坦荡荡地写给人看。这种勇气，其实更难。

我站在院子里想，她为什么要出走呢？是为了自由，还是为了逃离？或许都是，或许都不是。只是那颗心太大了，这小小的院落装不下，这呼兰小城也装不下。她要去哈尔滨，去青岛，去上海，去日本，去武汉，去重庆，去香港——走得那么远、那么急，像是在追赶什么，又像是在逃避什么。

我忽然想，如果她没有出走呢？如果她一直留在这呼兰小城，嫁了人，生儿育女，在这院子里终老一生，又会留下什么样的文字？或许什么也不会留下。那些痛、那些挣扎，那些对生命最深切的体悟，都只能在日复一日的炊烟里消散了。可是，如果那样，她会不会活得久一些？会不会少受一些苦？

可这世上没有如果。她就是那样的人，注定要走的，注定要受苦的，注定要用生命去换那些文字的。

忽然想起她在《呼兰河传》里写的：“逆来顺受，你说我的生命可惜，我自己却不在乎。你看着很危险，我却自己以为得意。不得意怎么样？人生是苦多乐少。”她写这句话的时候，是在香港，躺在病床上，喉咙被手术刀切开，已经说不出话了。可她还是在写，用最后的气力写。

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，阳光慢慢地移，影子慢慢地长，院子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。

走的时候，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那门楣上的字。出租车还在门外等着，司机按了两声喇叭。我上了车，车子驶过呼兰的街道，两旁是些新的楼房，人们来来往往，过着寻常的日子。没有人注意这辆出租车，也没有人知道车上的人刚刚从一个人的故居出来，心里翻涌着一些说不清的情绪。

窗外是东北的平原，辽阔得有些苍茫。我想，那些文字的背后，其实不是别的，是无助，是悲悯。她看见了这个世界上太多的苦，可她又什么都改变不了，只能写下来，写下来，让后来的人看见。看见了，记住了，那些苦便不算白受。

车子开得很快，呼兰渐渐远了。我靠在座椅上，闭上眼睛，我想起弗吉尼亚·伍尔夫，她在那篇著名的演讲里说，一个女人如果要写作，必须有钱，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。她说得那样平静，可字字都是血泪。她最终还是在口袋里装满石头，走进了欧塞河。还有玛丽·雪莱，十九岁就写出了《弗兰肯斯坦》，可人们记住的，更多的是她是雪莱的妻子。还有勃朗特姐妹，她们最初只能用男性笔名发表作品，怕被轻视，怕被拒绝。她们在荒原上的牧师住宅里写作，窗外是风，是墓园，是无穷无尽的荒凉。

萧红呢？她没有自己的房间，没有钱，没有安宁。她在《商市街》里写饥饿，写寒冷，写得那样真切，真切得让人不敢细读。她和萧军住在旅馆里，连面包都买不起，她就趴在窗台上写，写那些从心底涌出来的故事。后来她离开萧军，又嫁给端木蕻良，可命运并没有对她更好一些。她一直在逃，逃战争，逃贫穷，逃那些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枷锁。

这些女作家，她们的悲哀大抵相似——生为女人，便注定要比男人多走一些路，多吃一些苦。她们要写作，要从柴米油盐里挤出时间，要从相夫教子的义务里挣脱出来，要从世人异样的眼光里走过去。伍尔夫说，在十六世纪，任何一个有着莎士比亚才华的女人，都注定会发疯。这话说得狠，却是真的。

可她们又是那样坚强。那种坚强不是轰轰烈烈的，是安静的，甚至是有些笨拙的。萧红在香港的病床上，说不出话，还在用手指在空气中比画着什么。伍尔夫在日记里写：“我可能找到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。”阿赫玛托娃在列宁格勒的监狱外排队，为的是给狱中的儿子送东西，身后一个女人认出她，问：“您能描写这一切吗？”她说：“能。”那个“能”字，就是坚强。

她们的坚强，是一种不能不坚强。没有人替她们撑伞，她们就在雨里走，一边走一边记录雨的样子，没有人给她们光亮，她们就自己燃烧，烧成文字，烧成作品，烧成后来的女人们可以照着走的路。

我想起萧红在《呼兰河传》里写祖父，写后花园，写那些琐碎的、温暖的、早已消失的东西。她写的时候，一定知道回不去了，可她还是写，像是在给自己造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地方。那些文字背后，是无助，是悲悯，也是不屈服。

车子继续开着。我不知道此生还会不会再来东北，但我知道，我会一直记得这一天，记得那个安静的院落，记得那个三十一岁就死去的女子。她用短暂的一生证明了一件事：一个女人，哪怕没有自己的房间，没有足够的钱，甚至没有健康和平安，她依然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。因为写作这件事，说到底，不是靠外在的东西，是靠那颗不肯妥协的心。

那些女作家，她们的名字会像星星一样，一直亮着。不是因为她们幸运，而是因为她们足够勇敢，勇敢地活过，勇敢地写过，勇敢地把自己的悲哀变成了世人的财富。

晏子使楚的故事家喻户晓。楚人辱晏子矮，让其从小门进，晏子含笑回应：“使狗国者入狗门，今臣使楚，不当从此门进。”楚人此举自取其辱，为留颜面，只能开正门迎接。席间晏子又以“橘枳之变”反讥楚人善盗，谈笑间护国格。

东方朔笑对盗酒的故事则道出了“笑”可以化解杀头危机。东方朔偷饮汉武帝“仙酒”，武帝大怒，欲斩之。东方朔笑辩：“若酒真，臣饮之不死，陛下杀不得；若酒假，陛下为假酒杀人，会被人笑话。”因这一句，逗得汉武帝大笑，释放了东方朔，还赐给他新酒。

东方朔笑对盗酒的故事则道出了“笑”可以化解杀头危机。东方朔偷饮汉武帝“仙酒”，武帝大怒，欲斩之。东方朔笑辩：“若酒真，臣饮之不死，陛下杀不得；若酒假，陛下为假酒杀人，会被人笑话。”因这一句，逗得汉武帝大笑，释放了东方朔，还赐给他新酒。

游客。

骆峪水库，位于骆峪镇，在我看来，应是周塬路一道最亮丽的风景，这里湖光山色，相映成趣，游人站在堤上登高远眺，可以欣赏到不同的山水风光，山在对面，又似在水中，微风徐徐吹来，水中的山影影绰绰，似乎又移到了眼前。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，为静默的山水增添了无限生机。这个水库不光自然风光好，引得许多游人拍照做视频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还具有灌溉、防洪等功能。

水库旁耸立着黄帝第三子骆明高大威猛的塑像，他一手叉腰，一手执铜戟，庄严深情地望着北方，可能是他的国土，也可能是他的人民。骆国王城的传说，为这段美丽壮观的周塬路增添了神秘的色彩。

# 龙首文苑

2026年5月20日 星期三 主编:赵命可  
责编:秋川 美编:庞红梅 校对:梅莹 金苗  
文化艺术网/数字报 www.whysw.org

## A06

### 文化艺术报

大唐不夜城是西安的地标性景区，到西安而不去不夜城，似乎于理难容。

而我在去年之前恰恰有3次去西安而未去夜游不夜城。大约10年前，不夜城全面建成不久，立即声誉鹊起。我受旅游文化达人刘桐瑞先生之邀，曾去西安郊区参加一场丝路主题的诗会。我们乘坐的火车清晨到达西安站。主办方驱车带我们晨游不夜城。当时天光蒙蒙亮，灯光则早已熄灭。我们只是在边上、在车上匆匆一瞥，所以我对不夜城没什么印象。遗憾！2023年，诗人王芳闻女士等西安的朋友们曾为我的诗集《贯穿我的河》做专场朗诵会；会后当晚，主办方安排嘉宾们集体去不夜城，我则因为长沙另有诗会，晚饭都来不及吃就赶去机场了。又遗憾！去年10月，诗人之道先生等在西安曾

为我这些年力推的中国当代域外诗写作张罗学术研讨会。由于当晚庆功宴酒太酣而我未能去不夜城。更遗憾！

今年1月份，我受邀前往西安，参加古都文化建设主题研讨会。为了弥补那3次遗憾，我跟主办方《世界华人周刊》社长张辉先生提出想去逛赏不夜城的强烈愿望。张社长善解人意，慷慨豪爽，专门把我们下榻的宾馆安排在不夜城的紧跟前。

报到那天下午入住后，我就迫不及待地请到宾馆接应我的老友之道带我去不夜城先睹为快。当天晚宴上，我大大克制了自己的酒瘾，跟与会嘉宾们一起饱享不夜城的璀璨绚丽和光怪陆离。第二天晚上，在参加完诗人阎安先生的饭局之后，我又一个人去深度游览了不夜城。

这回是三游不夜城，足足弥补了之前3次的遗憾，也让我对不夜城有高度集中的感受和比较深入的思考。

不夜城最大的亮点是：灯光秀和雕塑群。

我最看重的是不夜城的五大主题雕塑——贞观之治、开元盛世、武后行从、大唐群英谱、大唐文化艺术。前三者是政治，后二者为文化。如果我们把它们比照起

## 大唐不夜城群雕

○ 北塔

来看，比较有意思，或者说有相当深的寓意和启迪。

我们或许可以用“文人”来称呼这群精英。因为“文人”有广义和狭义两种。广义来说，有文化的、从事某项文化工作的都叫文人。而文化门类众多，涵盖宗教、文学、艺术、科技等领域。宗教界代表人物有玄奘、鉴真、慧能、空海和一行。艺术界代表人物有书法家张旭、柳公权、颜真卿、欧阳询、褚遂良、虞世南、孙过庭、怀素，画家张萱、吴道子、韩干、阎立本、阎立德，雕塑家杨惠。科技界有茶圣陆羽、医药学家孙思邈和数学家王孝通等。有意思的是：颜真卿和阎立本等本来也是达官，但后世人们更喜欢记住他们的书画家身份。

狭义的文人是指文学家，他们是以文字本身为业的人。由于唐太宗太爱书法，“上有

所好，下必甚焉”，所以唐初书法家人数众多——与诗人差不多，不过，就整个唐朝而言，诗人队伍显然更庞大。群英谱里总共有32个英豪，其中诗人多达10个，约占三分之一。他们是：王维、王昌龄、王之涣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刘禹锡、柳宗元、李商隐和杜牧。有意思的是，几乎所有的介绍文字都说，大唐不夜城是一个以盛唐文化为背景的大型仿唐景区。但是，白居易、刘禹锡、柳宗元是中唐的，而李商隐和杜牧则是晚唐的。我想，雕塑家们之所以把这些不属于盛唐的诗人拉进来，不是因为他们喜爱中唐乃至晚唐，而是因为他们热爱唐诗——所有阶段的唐诗。

作为一个诗人，我站在这些雕像面前，甚感安慰、自豪，当然也受到启发和鞭策；我对诗歌这份自留地兼公益事业有了更强的自我意识和自信心理。

作为一个诗人，我站在这些雕像面前，甚感安慰、自豪，当然也受到启发和鞭策；我对诗歌这份自留地兼公益事业有了更强的自我意识和自信心理。



墨耘·曾广闲文专栏

## 百善“笑”为先（2）

○ 墨耘

这则笑话告诉我们，人类生活在一个相互影响的世界里，不是你影响他，就是他影响你，你善意的笑容能让认知局限变得柔软，并且能感染他人。

古人将“孝”列为百善之先，自然是伦常的基石。但在现代快节奏生活中，

兴致勃勃地下车拍照，欣赏字画，成了大自然中最快乐自在的一群人。

周塬路，全长44.6公里、宽6.5米，整体呈西南走向，依托沿山自然景观，融合了山水人文而建，是苏陕合作的一条特色路。汽车顺着蜿蜒但不陡峭的山路一路前行，左边是巍巍秦岭，一路起伏跌宕，层峦叠嶂，右边是广阔的田野，田野里是垄垄麦田和一大片一大片花海。黄色的油菜花、粉色的桃花、嫩粉的樱花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，有的夹杂在绿色的麦田之间，装扮着田野，似翠绿的海洋中泛起的五彩浪花，又像一大片深绿的翡翠被五颜六色点缀在天地之间，煞是好看；有的如笑靥初露的少女，亭亭玉立在路的两侧，在春风中摇曳生姿，迎接远方

周至有条周塬路，非常有名，甚至被网友们誉为“秦岭最美环山路”。它建在周至南塬的七沟八梁上，把位于山洼沟壑里的村镇、人文景点全部连接了起来，是名副其实的旅游路、富民路。

这天一大早，我们来到了107省道旁的周至万亩猕猴桃现代示范园。天上飘着雨星，站在周塬路的起点，搭眼望去，南边是一望无际连绵不绝的秦岭，云雾缭绕间，山峦若隐若现，似一幅未干的水墨画。脚底，却是彩绘着流行语和卡通画的百米大道，身旁的花树点缀在一片绿野中，空气湿润而清新，我们

## 我从周塬路走过

○ 同亚莉

兴致勃勃地下车拍照，欣赏字画，成了大自然中最快乐自在的一群人。

周塬路，全长44.6公里、宽6.5米，整体呈西南走向，依托沿山自然景观，融合了山水人文而建，是苏陕合作的一条特色路。汽车顺着蜿蜒但不陡峭的山路一路前行，左边是巍巍秦岭，一路起伏跌宕，层峦叠嶂，右边是广阔的田野，田野里是垄垄麦田和一大片一大片花海。黄色的油菜花、粉色的桃花、嫩粉的樱花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，有的夹杂在绿色的麦田之间，装扮着田野，似翠绿的海洋中泛起的五彩浪花，又像一大片深绿的翡翠被五颜六色点缀在天地之间，煞是好看；有的如笑靥初露的少女，亭亭玉立在路的两侧，在春风中摇曳生姿，迎接远方